# 丁玲的母親

王 鵬

人與事

作家丁玲（一九〇四年至一九八六年）四歲喪父，母親余曼貞（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三年）是一位受新文化熏陶的舊式女性。丈夫死後，封建大家庭瀕臨崩潰，五歲的丁玲不得不隨母親移居到常德的舅舅家居住。從此母女相依爲命，過着相對穩定的生活。她在一篇回憶童年的文章中說：「在那時，唯一來慰藉我的，便是母親講的故事。在燈底下，我睡在母親旁邊，表姊們也鑽到她的身旁，她娓娓不倦地把一些水簾洞、托塔天王的故事深深地放到我們的腦海中，那些情景，我現在想起來還如在目前。」在丁玲七歲時，母親結交了後來成爲著名革命家的向警予，思想逐漸趨於民主和革命化。九歲時母親從長沙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去桃源縣任教，丁玲也隨母親入桃源縣小學讀書。這期間母親常給她講述西方著名婦女活動家羅蘭夫人等的革命故事。同時丁玲開始接觸西方文學，如林琴南翻譯的《塊肉餘生記》、《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等，都是她喜歡的作品。

丁玲爲自己的母親創作的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母親》，女主人公于曼貞的原型是丁玲的母親余曼貞。小說的基本情節取自丁玲母親的生活經歷。女主人公從一個善良賢惠、「從不管閒事」的少奶奶，到因丈夫早逝，家境衰落，帶着一雙兒女，背着一身債，在世態炎涼境遇中奮起，自立自強，終於轉變爲一個自食其力的知識分子的人生經歷，啓示我們，尤其是女性，面對生活，只有以主體的姿態，挖掘自我生命的潛力，扼住命運的咽喉，才能實現自己人生命運的轉換。

千百年來的封建和男權統治，將女性禁錮在家中，壓抑在底層，將她們變成弱不禁風，行不方便的寄生蟲、可憐者。于曼貞無疑也是這千千萬萬中的一個，她從小纏足，又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糊裡糊塗地成了百事不管的少奶奶，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被人安排的生活，完全由他人主宰的命運使她變成了被動生活的弱者，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對自己的生活一片茫然。然而丈夫的早夭，來自家族內部的傾軋，將她置於人生命運的轉折時刻，生之艱難和家庭責任的問題擺在她的面前。現實的壓迫，切斷了她寄生的生活道路，使她不能也「不願再依照原來那種方式做人了」，她「要替自己開闢出一條路來，她要不顧一切的譏笑和反對，她不願再受人管轄，而要自己處理自己的生活了」。她從現實開始，選擇了自己對生命和責任的承當，進行了艱難然而又是充滿希望的蛻變。作品通過于曼貞的思想轉變和生活道路，展示了封建家庭內部的衰落與分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時代浪花。

丁玲創作的長篇小說《母親》，一九三三年八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初版，同年十月再版，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作家書屋出版新一版。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在初版《母親》時，在書前寫了一篇《編者言》，介紹了這部書的寫作計劃。《編者言》中說：「照作者預定計劃，這部書的篇幅，大約有三、四十萬字，從她母親的時代寫到作者在自己。因爲篇幅的關係，作者便變更了原定的計劃，把這部長篇分成三部曲。第一部寫革命時代，因爲故事以作者的母親爲中心，便用《母親》作書名；以後第二部、第三部都用別一個書名。故事雖然聯繫着，但每部書的本身，都是可以充分獨立的。」這就是說，丁玲原計劃創作三部曲，但只寫了一部。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上海《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茅盾發表的《丁玲的〈母親〉》一文，說：「《母親》的獨特的異彩便是表現了『前一代女性』怎樣艱苦地在『寂寞中掙扎』！也許將來還有作品把這樣『前一代女性』的掙扎爲題材，而且比《母親》寫得更好；但在現今，我們不能不把這部《母親》作爲『前一代女性』怎樣從封建勢力的重壓下掙扎出來，怎樣憧憬着光明的未來，——這一串酸辛的然而壯烈的故事的『紀念碑』看了。」

一九八〇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過《母親》，在一九八三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丁玲文集》（六卷本）、二〇〇一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全集》（十二卷本）、二〇〇二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小說》中，分別收錄了《母親》。

# 爲這零落的女人啊

王 羽

燈下集

在上海圖書館一個窒悶的下午，打到這一卷沒什麼不同的膠片，看到「蘇青」的名字跳出來，先是眞的沒想到，她竟然混跡在這麼一夥專寫艷情和獵奇小說的人裡面。本來要看另一個人的作品，這一下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她吸引過來了。直覺很有可能並非出自她手，因爲她有名，頂這個名字發表，那刊物上也淨是似是而非的各種名號。劈裡啪啦地在電腦上打了一段便可以相信了，絕對不是冒名。

這些年在圖書館擺弄過數不清的膠片，一邊打着那些昏黃的字迹，一邊雙睫盈着淚一個字一個字地跟着揪心，這也還是頭一次。爲的那文裡文外的命運，寫了她自己，用自己寫了她。小說寫的是一個離婚女人帶着一個八歲的女兒，同一個怨婦式的女傭。女人碰到變了心又不負責任的丈夫，一切的生命都繫在這唯一的小親人身上，一旦女兒患上了要命的傳染病，危在旦夕，她放下自尊向勢利的親戚求助，向醫院的醫生和工友磕頭，在悄無人迹的夜裡趕路，心想如果有個男人在身邊該不會這樣怕。她去找她的情人籌措醫藥費，不料正碰上他那憔悴的小腳太太，親眼目睹曾經信誓旦旦的男人如何拋下她上了太太的車揚長而去，可她什麼都不是，連小老婆也不是，她原本就沒權利要求他做什麼，心都碎了。

這也不是怎樣經典的作品，文字也不漂亮，可是蘇青就有這本事把故事講得平平板板，又坎坎坷坷。從前在一張小報上看過她連載的一篇小說，寫的也是一個失婚女人委身於一個粗鄙的軍官，總在幻想着能有一位理想中的戀人出現，蕩滌了她半生所有的苦鬱和風塵，但那總不過是一個夢，永遠不會照進現實。聯想到她那部語無倫次的《續結婚十年》，有人看到某些確鑿的證據，有人看到她混亂的私生活，再看這些紙短情長的文字，蘇青在那一段表面風光的女強人時期中，究竟眞正需要些什麼，不是一目瞭然嗎。

那段時間離婚成風潮，蘇青就曾在文章中奉勸從未謀面的另一位女作家張宛青，男人想要變心時是眞的郎心似鐵，即使爲之賠上自己也是無濟於事。影星丁芝專門寫了部小說敘述自己從結婚到離婚的曲折過程。潘柳黛的經歷更是經由小報的傳播人盡皆知，有則花邊新聞說她「錯失李延齡」，其實照《退職夫人自傳》看，也沒法說這結果純是出於偶然。與文字爲朋的女人們都怎麼了，還是文字本與男人爲敵？

我還有一次流淚的經歷是在公交車上，等紅燈的片刻，旁邊正有一輛大卡車停着，看得清楚一個男人開車，一個女人坐在副駕駛位置上，膝頭放着一個幼小的女孩。女孩把手中的棒棒糖放在口中愉快地含着，車剛停下來，她就掙扎着把棒棒糖伸到男人的口中，然後又給女人，兩個大人都愉快地接受了。那小小的車裡充滿了無聲的歡笑，我聽不到聲音，卻看得活色生香，比電影還生動。破舊的運輸車，鄉土味的一家子，髒兮兮的糖，然而誰又能過到這樣的生活，我問了自己好多遍，始終沒這自信。

夜裡去看病的經歷我也有過一次，忘了是讀小學幾年級，期末考試的前一晚，發高燒，母親帶我到最近的醫院打針，肺部感染了，我已經燒得稀裡糊塗，只機械地跟着她到處走，驗血，拍片子，快要癱倒了。恐怖的還在後面，急診醫生正給我看着胸透片，忽然被急切地叫出去，亂成一團。我一下子就清醒了，自己也緊張起來，其實也意識到絕對不是因爲自己有什麼事。後來知道是一個女孩子跳海河被救了送到這裡。半夜十一二點吧，她濕漉漉地被抬進來，頭髮垂在擔架沿上，一動不動。我簡直嚇死了，越是害怕越是睜大了眼睛拚命地看。那女孩一會兒就被救過來了，一個老護士坐在床邊不住地問她問題，怪饒舌的，而且強勢，形同審判。我想她一定以爲自己不會再睜眼看世界的，剛回到這裡該有多麼沮喪啊，讓她先適應一下好不好。也許自殺不可怕，怕在被救過來，好像有萬人對不起的窘。第二天我還去考試了，成績還不錯，彷彿母親跟着大病了一回。

隔得那麼久了，那該是我迄今爲止最後一次打針。以前每次都是鬼哭狼嚎的，那一次那麼乖還眞是看在母親那麼焦急的份上。現在想來，她當時拖着我步行在冬夜裡，大步流星地去掛急診，是什麼樣的心情啊。

蘇青小說中的母親，千辛萬苦把孩子送進隔離病院，一個人空空蕩蕩地走出來，也想到這可能，孩子從此不會再回來，那麼她自己，將有怎樣的前景。還好，不久孩子就平安地出院了，再灰暗的生活也還要一如既往地延伸下去。蘇青後來終老上海，臨終託人複印《結婚十年》來看。她必定忘了這一篇，我可要替她記着。

（**更正**：昨日刊出圖片《深圳大運會主館場》，作者應爲劉羽潔，合更正——**編者**）

# 「謝公屐」及其他

文史叢譚

盧荻秋

南朝宋明帝劉彧在位期間將前廢帝的弟弟們和自己的兄弟們絞殺殆盡，只有他的十八弟、桂陽王劉休範倖免於難。心狠手辣的劉彧之所以放休範一馬，是因爲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南史·宋宗室及諸王下》）換句話說，劉休範既平庸無能，又無群衆基礎，對皇權構不成任何威脅，在劉彧看來，他就算活上一百歲也翻不起大浪來。可正是這個被劉彧當成大笨蛋的劉休範，卻在新皇繼位後不久便鬧出了大的動靜。他覺得繼位的是個乳臭未乾的小皇上，而自己是皇室宗戚中碩果僅存的老大，最爲尊貴，應該擔起宰輔之責，可實際上自己卻被排除在輔政大臣之外。「怨憤彌結」之下，休範「招引勇士，繕修器械」，於元徽二年（公元四七四年）五月舉兵反叛。

不過，笨蛋畢竟是笨蛋，不會因爲想當皇帝便忽然變成聰明鬼。儘管造反的聲勢震天動地，可剛過了一個星期，劉休範就中了對手的詐降計，在自己的軍中稀裡糊塗地被詐降的屯騎校尉黃回和越騎校尉張敬兒砍了腦袋，叛亂也很快就被平復。老子在其《道德經》中說：「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實在是至理名言。劉休範本屬柔弱之類，因柔弱而不被宋明帝所忌憚，因而得以倖存。當柔弱的劉休範忽然改變對自己的評價，試圖作爲堅強者而立足於世的時候，生存的根基動搖了，逞強的結果必然是自取滅亡。同樣的道理，我們還可以從「謝公屐」中體會得出。「謝公屐」是劉宋著名山水詩人謝靈運常穿的一種特製木底鞋。

《宋書·謝靈運傳》中說他熱衷於賞覽丘壑之美，爬山時總喜歡穿這種木底鞋，「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十分方便，如履平地。宋代高僧智圓曾仿製、試穿過「謝公屐」，並從中悟出深刻的哲理。他在《評謝屐》一文中說，足蹬謝公屐，「在危能安，履險如夷，無他也，損有餘補不足也。」並進而認爲這一道理具有普適性，無論是修身做人，還是齊家治國，如果違背這一道理，都會發生傾危。他說：「所以傾危者，由減不足以奉有餘耳。此猶不率謝公之制，而納常人之屐，乘陵陟岡者，必有蹉跌顚墜之患矣。」不過，發明了「謝公屐」的謝靈運本人則顯然不明白這個道理。謝靈運是士族名門之後，自幼「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日常生活也十分奢靡、時尚。史稱其「性豪侈，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不過，作爲文學青年和風流名士，他的經世致用的本領卻不見得高明，且「爲性褊激，多愆禮度」，因此朝廷一直「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本來，這是他立足於世的恰當定位，但他卻自視甚高，認爲憑着自己的才能「宜參權要」，由於得不到朝廷重用，便「常懷憤憤」，「構扇異同，非毀執政」，擺出一副持不同政見者的模樣來，由此屢遭貶職、免官。

爲此，謝靈運鬱鬱不得志，「肆意遊遨」，「縱放爲娛」，不理政務，還與一幫文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常常是前呼後擁，以至於驚動地方，擾民不已，被地方官員深惡痛絕。在臨川內史任上，他的荒誕行爲受到朝廷的問責，有關部門要將其收捕審判，他索性「興兵叛逸，遂有逆志」，被捕後被免官並發配廣州，後因被人誣告謀反而被棄市。謝靈運寫山水詩是把好手，玩前衛藝術引領時尚潮流更是不在話下。這是他「有餘」的方面。而無論是在永嘉太守、秘書監，還是侍中、臨川內史任上，他都沒能表現出任何勤於職事、精於治理、爲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能來。這又是他「不足」的一面。

本來，他的人生有兩種選擇，一是揚長避短，在文學創作領域厚積薄發，成就一番事業；二是勇於自省，在自己有所期待卻並無特長和才能的仕宦之途上，積小流而成江海、積硅步而致千里。這正是他的「謝公屐」中所蘊含的人生哲理。不過，他並沒有體會到這一點，反而選擇了「損不足而補有餘」的第三條路，非但在其本就欠缺才幹的仕途上無所用心，而且將仕途當成他炫耀名士風流的秀場。從劉休範和謝靈運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得出一個啓示：一個人，無論智力超群還是資質平庸，都需要清醒地認識自我，並做出適合自己的人生選擇；如果缺乏自知之明，偏偏要做出「損不足而補有餘」的人生選擇，那麼他離劉休範和謝靈運的悲劇人生也就不遠了。

蝶戀花之一（攝影） 楊芳菲

# 我沒有錯過幸福

向明偉

如是我見

不知從何時起，我喜歡上文字漫溢而出的唯美情感，它總能深久地打動我敏感的內心。所有的無奈糾結，都像霧嵐後面的密林般隱藏在白紙黑字之間；而那些圖片總讓人心生隱痛，我迷戀那種被倏然觸動的感覺——如果圖片再配有簡潔雋永的文字，我更加喜歡得一塌糊塗。感傷讓人痛和累，但我深陷其間。我把愛情設置爲暗沉的藍，所以，我要注定孤獨？

有人說：你的淚忍不住要流出來時，千萬別眨眼，那樣，你就可以見證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程，而心也在落淚的剎那變得明澈。但心依然執著地搏動……一生中，遇見一個懂得用心愛你或值得你用心去愛的人，是幸福的。愛久了，成了一種習慣；痛久了，成了一道傷痕；恨久了，成了一種負擔。我們眞正擁有時往往不明白是不是最好，因而也不會懂得珍惜。也許，有時等待比擁有更趨於完美。愛情不是奇遇，只是我們有幸在奇遇中邂逅了愛情。世上倘若眞有注定，那麼最終相愛的兩人，他們相遇之前，彼此的每一步都會朝向對方走去，不偏不倚。相信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如果愛情只停留在曾經，那它只屬於時間。如果愛情停留在生命裡，它就會成爲永恆，甚至超越永遠。或許，我們都想忘記一些東西，比如傷痕，比如心動。但眼睛不會，紛飛的淚水伴隨時間，不會消融。

世間的得失永遠五五對開。錯過了不值得嘆息，誰的一生不曾失去？重新找回失去的東西，或許你眞能挽回些許安慰，但你再見的絕不是曾經失去的。太多在乎的事情總在意料之外，我們力不從心。人生太多的不確定，在時光面前，生命、情感……不堪一擊。於是英雄末路，於是曲終人散。有些情感，過去了也就變了，我們也都面目全非，回不去了，再苦苦找尋，剩下的不過徒添遺憾。不能成功沒有關係，看不到希望也沒有關係，但是你相信有希望嗎？你相信一切都會好嗎？回頭我們都該心懷感激，不管得到的是什麼，至少我們經歷過。難忘的人，做過的夢，有過的期待，走過的路，自以爲該珍惜的，現在又如何？是不是世上的事本就經不起時光的蹉跎？曾以爲自己會爲一個人難過很久，曾以爲自己會眞的放不下，那麼現在又如何呢？原來開始新的日子學會忘記，就那麼簡單。我們還是長大了，不是嗎？還是學會好好活着，不是嗎？還是一步步走下來了，不是嗎？有一個詞叫曾經，不是嗎？

人往往要付出代價才明白：只需要多那麼點勇氣，就不會有後來的遺憾。無法釋懷，歲月塵封，一生的錯過，只有回憶尚留溫馨和痛楚。然而人不能沉迷於回憶，於是我們學會了將往事不斷存盤，將痛苦刪去，把美好的東西複製心間。讓那些錯過的痛，獨佔了心底最隱秘的花園，除了自己，無人涉足。

以前的我喜歡仰望漆黑的夜空，覺得夜能帶給我喜悅和歡樂。我喜歡蒼茫夜色裡潛伏的孤獨和憂傷。白天的我永遠都是笑容燦爛。我不想別人知道我的憂傷，不想別人爲我擔心。金牛座的我靜思時不喜歡被人打擾。只是，無論黑夜多麼的悠長，但白晝總會悄然而來。

雨不停，街頭人跡寥落。和最好的朋友都喜歡雨天，索性冒雨相約網吧。我打開QQ瀏覽，關心的留言紛至沓來。身邊的朋友自顧不暇，字都快打爆了。我停下來，靜靜地注視着窗外的雨，那些晶瑩的雨線像眼淚一般肆意橫流，擋也擋不住。我發着呆，面對人生，我不知是要慢慢走，還是要急速前行。因爲家人和朋友，因爲流言，我像迷茫的小鳥留在樹上，雖天高雲淡，卻去意徘徊。想着往事看雨，原來也是一種享受啊！我發現那些開心或傷心的過去像雨花一樣綻放在眼前，倏然而逝。我突然堅信：其實我也喜歡微笑，其實我也非常開心，其實我並沒有錯過幸福。

# 每頓飯都重要

吳燁煒

人生在線

日前，應朋友相邀，到他的府第小聚。許是應時間匆忙，來不及準備，朋友在事先特意向我打招呼，說是將就一頓，要我海涵。我聽罷，當即便回敬他，要麼就改日，待時間充裕了，好好籌措，但卻是決不允許將就的。

自然，這也是平時與朋友處得慣了，我才得如此直率，也不乏玩笑的成分。但，吾以爲，正如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重要的，每一天的每一頓飯同樣也都是重要的，是將就不得的。

然而，現實的情景卻是——

一大早上班，不少人爲趕時間，便將就着在路邊的小吃攤上買點早點來吃，或索性拿在手上，行色匆匆，邊吃邊走，儼然成了每天這一時段的風景。

平日裡，凡有重要的家庭成員（譬如平時寄宿在學校唯周末才回家的兒女）沒有到齊，或是就只一人在家的時候，不少人便將就開了，多是吃的剩飯。

於是，每到晚上，或是每個周末的晚上，中國人的這一頓飯便總是異常的豐盛。只忙得主婦們熱火朝天，只吃得家人們腸肥腦滿。

對此，我從來都是不以爲然的。

就以早飯爲例，從科學的角度，所謂早飯要吃飽、吃好，是絕不能將就的。爲此，不論寒暑，我每天必早早起床，精心地炮製。爲了做到乾稀搭配，除了各式的米粥外，還必兼有煮雞蛋、點心等。

至於以上所說的，遇到凡有重要的家庭成員沒有到齊，或是就只一人在家的情況，我也是從不將就的。我照樣會樂此不疲地燒出幾樣可口的菜餚來，且葷素搭配，色味俱佳。

生命無常，歲月不居。人生的許多事情，都是在將就中而變糟的——因將就而倦怠，因將就而錯過。回首驚看，倦怠就會喪失志趣，錯過就會永遠失去，要說，人就這麼一輩子，眞是何苦來哉！

# 士林官邸

余倩淞

天南地北

進入台北市區，經過陽明山的富人住宅區，就到了蔣介石退居台灣的士林官邸。蔣介石與宋美齡台灣的居所，就在這座三面環山、防守嚴密卻頗具情調的別墅內。台北有些像大陸的二線城市，大多數現代建築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建造，發展很早因此整個城市基礎設施比較老舊。

士林官邸作爲蔣介石最後的居所，有很大一片「御花園」，到了盛夏更是綠意盎然。士林官邸主要有花園和正館兩部分，正館極少對遊客開放，去過三十多次台灣的導遊甚至自己都沒有進去過，恰巧被我們所遇上第一次對大陸客開放，甚至連本地的電視台都來採訪了。

遠觀正館，就是一座西式別墅。居所分爲兩層，可以說處處彰顯蔣宋二人的喜好與情調。一入門的龍形屏風，展示了蔣介石一意反攻大陸之心。居所中處處都可見宋美齡的中國畫，宋美齡拜當時台大美術人士爲師，一直學畫，技藝日漸增長。桌上裝飾的所有花瓶，均是牛舌紅（豬肝紅）的珍品，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贈禮。蔣介石喜歡的中式風格、宋美齡喜愛的西方建築風格，都在正館大廳裡展示得一覽無遺。雖然大廳珍品林立，布置中西合璧，卻簡潔大方，並不讓人感覺富麗堂皇，幽暗的燈光、餐桌更像是他們眞正生活過的家。

講解員對於士林官邸的歷史與蔣宋二人的生平非常熟悉，她一邊講解，我們似乎能夠一邊穿越時空，想像蔣宋二人坐在沙發上會客、邀請賓客共餐、觀賞電影的生活片段，栩栩如生，竟讓人心生幾分敬意。在這裡，彷彿二人不再是政治中的風雲人物，而是相伴而終的一對民國夫婦，相敬如賓地在這裡，確確實實地留下過生活的印記。

因爲只開放了大廳的餐館，一路距離很短，卻彷彿看到居所的主人鮮活地走動，以及他們傳奇的人生經歷和鑒賞品味。印度尼西亞風格的燈座，貼金的孔雀屏風，細緻古典的窗欞，處處彰顯主人的不凡地位，因爲主人，這座故居顯得更有歷史感與美感。

從正館出來，似乎每個人都沉靜了下來，回想自己未曾聽說過的蔣介石與宋美齡，他們在此寧靜卻不平靜的生活場景。院中高聳的椰子樹，草坪，小橋，流水，假石與盆景，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極力模仿大陸故鄉的審美與情趣，可惜的是，他們一輩子只能流落他鄉，模仿得再像，都無法落葉歸根，只能坐在院中賞風景。想到這裡，心生慨歎，命運弄人哪。

走出正館，看着裝飾華麗的草木植物，走過兩人的禮拜堂，物是人非，草木猶深，這些永久的植物與建築見證了他們在這裡短暫的生活印記，原本的私家園林成爲了後人憑弔的地方，豈不讓人感歎世事無常，時間之流上，人生是如何的短暫易逝。

他們的生活與命運載入歷史，身形俱滅卻是中國現代史上不可磨滅的人物，如今風雲轉換，他們的時代已經離去，無論大陸與台灣怎樣的蓋棺定論，在這樣的人面前，總是覺得渺小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更昔。我們尚無法得知蔣介石的日記裡講了什麼，宋美齡當初是如何與美國盤旋的細節，拋開歷史成敗，雖然他們退居台灣，但作爲一代人物，後人怎能不對他們永久印刻於歷史的鮮活生命報以關注呢。

兩位領導人，一位留下的是思想、理論、文革、被和諧了的往事，而另一位留下的是紛繁的傳說、傳奇的故事，也許受到我在大陸的思想經驗限制，台灣人構造的偉人形象與我們構造的偉人形象，似有不同。

一路上看的歷史紀錄片，難得較爲公正客觀的評述話語，讓我們對於那段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